



险境千里

朱 苇

人民文学出版社

險 境 千 里

朱 苇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二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002号

内 容 说 明

作品描写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东南之行的一段曲折惊险的革命经历，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较为准确、生动地刻划了周恩来这一历史伟人形象。国民党上层的矛盾、日特的追踪暗杀、周恩来的探亲祭祖、智斗敌顽……其中许多内幕为首次披露。作品展开错综复杂的惊险故事，读来引人入胜。

责任编辑：陶良华 赵水金

险 境 千 里

Xianjing Qianl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8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3}{16}$ 插页3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556

ISBN 7-02-001370-8/I·1251 定价 7.10 元



作者像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傍晚，血红的太阳刚落到保俶山上，高耸入云的保俶塔，拉长了巨大的塔影；绚丽的晚霞，倒映在平静如镜的西湖之中。这是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城。谁知就在这时候，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警报未绝，就传来隆隆机声，几只涂着红膏药标志的敌机窜入上空，疯狂地嘶叫着掠过保俶塔，俯冲杭城，随着响起了哒哒的机枪声和轰轰的炸弹声。杭州上空顿时硝烟滚滚，火光冲天。转眼间，人间天堂成了人间地狱了！

从杭州撤退的军队、政府官员、抬着机器的工人、拖儿带女的群众，一起拥向钱江大桥。人们抢道、挤撞、争执、叫骂、哭喊……像末日来临。不知是哪里传出的消息，说是杭州湾开来许多日本兵舰，日本兵已在金山卫登陆了！这消息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慌，像老虎已经咬到脚后跟，引起歇斯底里的叫喊，更疯狂的拥挤，像过鬼门关。

太阳从保俶山落下去了，暮色降临。飞机逸去，就传来隆隆炮声。声音是隐隐的，却像魔鬼之声，急促而密集，听得出在进行疯狂的进攻。

杭州成了一座空城、死城，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寒风卷起的落叶，在暮色中挤撞着，随风飘去。……

西湖边有座高大的洋房，大门两侧的灯柱上，亮着昏暗的孤灯，门口站着两个孤独的哨兵。空地上停着几辆轿车和军用

卡车。因为防空，洋房里没有漏出一丝灯光，洋房里面的大厅里，倒是灯火通亮。厅很大，墙壁上挂满字画，有梅兰竹菊，山水花卉，也有几幅古代名家的书法条幅。中堂挂的是一幅《西子图》，保俶塔矗立，蓝天白云，桃红柳绿，色彩绚丽，看来甚得主人喜爱。靠墙是摆设古玩的玻璃厨架，古玩文物，琳琅满目。

大厅里坐满了人，都是高级军政官员，纹丝不动，像一尊尊雕像。

八仙桌旁的首席太师椅上，坐的是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此刻已穿上上将军衔的黄呢戎装。不过神情颓唐，四十四五岁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光景，苍老、憔悴。敌人压境，他即将弃城而去，这使他充满愤怒、羞辱、焦虑、不安。妻子蔡凤珍只有三十多岁。她紧锁双眉，忧郁地坐在他的身边。

高级军政官员，失去了平时的威风，一个个垂着脑袋，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大厅里的空气像凝固似的，唯听得远处的炮声，和自鸣钟的嘀嗒声。

黄绍竑感到太沉闷了。深深地透了口气，随手打开八仙桌上的收音机。

收音机正在播送新闻：

“……大日本皇军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城，并于十六日正式举行入城仪式……”

听到这里，坐在身边的妻子发出轻轻的啜泣之声。在坐的人有的叹息，有的急促地喘起粗气，有的不安地动着身子。

时已二十二日的夜晚，南京陷落已有一个多星期了，收音机里重提南京陷落的事，好像有意在捅他们创伤似的。黄绍竑气

得双眉倒竖，“啪”的一下，愤然关了收音机，垂下头，潸然泪下。

两次主浙，往事历历在目。第一次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委座突然在庐山召见他，要他出任浙江省主席！他愣了一下。浙江省是全国最小的，又是全国的精华。自古以来，凡为杭州守主，如苏东坡、白居易，均与湖山并存不朽，更何况浙江乃是蒋委员长的故乡，毗邻京沪，意义之重大，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黄绍竑受宠若惊。可是他摸不透蒋介石的动机，是信任重用？还是另有……。他不敢冒昧，只好谦让相辞。可是委座十分坚决。既是真意也就欣然受命。委座重托，不敢怠惰，在各方面都作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以后，浙江在国防上顿形重要，中央拨款一百万元，要浙江在乍(浦)平(湖)嘉(兴)线构筑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八十多公里长的防线，一百万元钱，实乃杯水车薪。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毅然从浙江的财政上再拨款一百五十万元，亲自和工程人员一起，勘察，设计，检查施工，日以继夜，完成了全部国防工程。第二次主浙就在一个月之前。南京已岌岌可危之时，蒋介石在中山陵苗圃的小屋内，接见了他，要他二度主浙。再度主浙，当可驾轻就熟。古越是历史上有名的复兴基地，有反抗侵略的传统，如能把民众加以组织训练，定然大有可为。于是就于十一月下旬离开南京，绕道武汉，经南昌于十二月四日到达杭州。想起来也是够可怜的！此次主浙，直到今天晚上，在杭州只住了二十个昼夜啊！曾经花了二百五十万元钱才构筑起来的乍、平、嘉线永久性国防工事，未用一次，未放一枪，就随同“人间天堂”一起拱手让敌，堂堂省政府就要钻到金华永康县方岩的山沟沟里去了！想到这些，怎么能不叫他潸然泪下？

黄绍竑在流泪，蔡凤珍在啜泣，文武官员在叹息。

炮声越来越响，说明敌人已越逼越近了。

传来清脆的“嗒嗒”的皮靴声，由远而近。大家向大门口望去，进来的是戴着将军衔的瘦高个子。修长脸庞，有双深沉莫测的眯眯眼和浓浓的大刀眉；昂首挺胸，英气逼人。这是浙江省保安处长兼保安司令宣铁吾。他恭恭敬敬地向黄绍竑敬了个礼，报告说：

“钧座！京杭国道之敌已到瓶窑附近，沪杭线上之敌已到塘栖。尤其是余杭方向之敌，有横下富阳，断我后路之势。天也快亮了，我们应该离开杭州了。”

黄绍竑和大家站起身来，蔡凤珍恋恋不舍地环视着大厅，又一次簌簌地落下热泪。

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看上去有五十多岁那样苍老的、老实巴脚的佣人，悄然走到黄绍竑和蔡凤珍的跟前。说道：

“钧座，夫人！杭州丢了，敌人是背不走的。”他指指墙上的字画。

“这些国宝丢下了，日本佬是要……。”

这是黄绍竑管理房子的佣人，大家都叫他老张。他提的问题似乎无足轻重，内行人听起来却像炸弹！

蔡凤珍猛吃一惊，连连点头：

“对！对！季宽！不能丢掉，一张也不能丢！”

季宽是黄绍竑的字。他酷爱字画。连日来忙着撤离杭州的事，没有来得及顾到这些字画。他连声感激：

“老张！谢谢你了。陈副官！全给我带走。”

陈副官是个扁脸孔，塌鼻头，矮个子的广西佬，很干练。他把手一扬，招来几个士兵，马上动手收拾字画。

黄绍竑看着《西子图》，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在自己任内丢城失地，终究不是光彩的事！当陈副官动手扎《西子图》时，他说：

“陈副官！把《西子图》给我吧。”

他拿着《西子图》看了又看，然后把文武官员也扫了一眼，似自语，又似对大家说：

“我们一定要回到西子身边来的。”

官员们理解他这句话的意义，坚决表示：

“当然！”

官员们各自上车，向各自需去的方向离去。黄绍竑身边只留下蔡凤珍，陈副官和卫士。佣人老张跟出来为他们送行。老张办事细心，大小事情都能照顾周全，像刚才的字画就是。黄绍竑对他颇为赏识。老张虽是佣人，在这分离之际，不由地也产生依恋之情。他走过去拉过老张的手，紧紧地握着，望望房子，说道：

“如果太危险，就不要死守了。”

老张点点头。炮声越来越响，敌人越来越近了，老张请他们早些离去。黄绍竑看看冷清的街道，叹了口气，吩咐陈副官：

“沿着西湖走，让我们再看一眼西湖吧！”

车子沿着西湖徐徐行驶。黄绍竑和眼泪汪汪的妻子一声不响地透过车窗，在夜色中望着西湖的景色，断桥、中山公园、楼外楼、西泠桥……匆匆迎来，一一闪过。

黄绍竑伤感不已，不由喃喃自吟：

越王欲雪稽山耻，

越溪送女愁西子，

一步一回头，
酒旗楼外楼。
吴官人已去，
教训谋生聚，
期以十年春，
还伊湖上人。

他深深叹了口气，毅然吩咐司机：

“走吧。”

车子加快了速度，箭一般地沿着钱塘江，向富阳方向疾驰而去。

佣人老张仍然站在门外，听着越来越近的炮声。看着这所房子，不免有些怅惘。人去楼空，转眼又将物是人非。他深深地喘了口气，挺了挺胸，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新生活，这新生活无疑将是十分险恶的。

老张正想进屋，一只大手轻轻地搭到他的肩上。他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个四十光景，穿着长衫的中年人，笑盈盈地望着他。老张看清楚了，惊喜地轻声叫喊起来：

“老王！是你？！”

这是中共地下党员，名叫王祥。他望着黄绍竑离去的方向说：

“他们走了。我们到敌后来了。让我们坚持在杭州吧！”

老张点着头问：

“你也留下来了？”

老王是中共浙江省委的地下交通员，本该是来来去去的，没有坚持在一地的责任。老王点着头说：

“组织上说了，叫我暂时留下来，和你取得联系，了解一下鬼子进城的情况。”

“太好了。”老张紧握老王的手，老王也紧紧地握着老张的手。

要观察鬼子侵占杭州的行径，这当然是危险的。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早把吉凶和生死置于度外了。

二

乳白色的浓雾笼罩着重庆这座山城，一辆黑色卧车从浓雾中冲出来，沿着山城高高低低的马路，一直驶到曾家岩五十号才停下来。前座的门开了，跳下来一个身背九龙带斜挎木壳枪的少尉，一个转身，灵活地就将小车后门打开了。后座下来两个军人，一个是少校，年仅二十五六。一位年纪较大，四十出头，“国”字脸孔，有一双特别引人注目的又浓又黑的大刀眉，和一双深邃而清澈，亲切而威严的大眼睛，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棉军装，头戴国民党青天白日帽，腰扎皮带，整齐清洁，大大方方，标准的军人气概！他是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刚从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回来。他一下车就对少校说：“邱副官，如果有陈诚部长打来的电话，马上告诉我。”

邱副官叫邱南平，个头较高，体格健壮，两眼有神，穿的也是和周恩来一样洗得发白的灰色棉军装，不过，这身很不挺括的军装，并没有掩盖他那潇洒英俊的青春活力。他手里拎着周恩来办公用的牛皮文件箱，答应了一声“好的”。进了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和在办公的同志们打了招呼，来到自己的办公

室，又关照邱副官：

“对了，打电话通知叶挺同志，准备明天乘飞机去桂林。”

“要是陈诚部长不来电话呢？”邱副官问。

周恩来略一思索，果断地对警卫员刘长久说：

“你通知好了……小刘！明天出发，做一下准备工作吧！”

“好的。”

周恩来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整理好要携带的文件和书籍，放进文件箱里，觉得没有什么遗漏之后，就走到挂在墙上的《全中国地图》前，观察了一阵，忽然想起去年（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事。当时，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团向大会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约他共进晚餐。

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十一月的窑洞，温度不高不低，正是最舒服的时候。毛泽东生活向来俭朴，只要有一碗炒红辣椒就满足了。他知道毛泽东约他吃饭，目的是为了商量问题。果然在吃饭时，毛泽东说：

“恩来啊，日寇侵华政策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正在逆转，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华民族又要到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具有预见性的。他当然也看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但没像毛泽东那样提高到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道出问题的本质。他附议说：

“完全正确，像江南，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很猖獗，不许共产党公开进行抗日活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共产党，福建、江西、湖南、陕西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的事件……这是日本鬼子最欢迎的。”

毛泽东说：“恩来啊！要委员长不反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以为继续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还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是我们内部，像新四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啊！可是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同志，对国民党的反共缺少警惕，甚至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党中央有关新四军的战略方针犹豫不决，迟迟不予执行。这是很危险的啊！”

“是啊。”他觉得毛泽东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新四军的问题的确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恩来啊！”毛泽东说，“在相持阶段中，东南各省的地位已变得比以前重要了啊！”

“我们应该去一下！”他提出建议。

“十分必要。”毛泽东又问道，“蒋介石会允许我们到他的‘家里’去转悠吗？”

是的，东南各省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蒋介石同意是很难的。他自告奋勇：

“还是我去吧，我是南方局的书记，办法总是会有的嘛。”

毛泽东笑了，咬了一口红辣椒嚼了嚼说：

“我想过了，中央没有一个人能到东南各省去，非你莫属。”

周恩来虽然长期在外，没有和毛泽东朝夕相处，但是，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想的问题相当默契。毛泽东这么一提，他明白了。

“对！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有个合法的身份。”

“这是一，”毛泽东抿口笑了笑，却不说出来，好像有意卖关子。毛泽东的笑是很诱人的。

“那二呢？”他不解地追问。

毛泽东笑盈盈地指指他：

“这二嘛，你是浙江绍兴人啊！你的自传上都写着，‘周恩来，字翔宇，浙江绍兴人’嘛。”

“对对对！”他也笑了起来，“我就说要回绍兴老家省亲。嘻！我还真想老家哩！”

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饭吃完了，问题也谈完了，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正式委托他到东南一行。任务是三条：一、尽一切努力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二、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解决项英和叶挺之间的矛盾；三、向东南各省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使各省工作适应相持阶段的新形势。

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周恩来没有开完六届六中全会，就回到武汉来了，不巧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武汉就失守了，只好跟着国民政府逃难。到了湖南长沙，国民党自己竟把长沙烧成一片焦土，所谓“焦土政策”。真是天晓得！然后就一直逃到重庆才算安定了下来。前几天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闹矛盾，闹的叶挺无法忍受，专程来重庆军委会辞职。刚才在红岩村办事处总算把叶挺说服了，同意撤回辞呈，回去再干。新四军的问题已不能再拖。周恩来决定和叶挺一起去皖南新四军，然后到东南各省视察，回浙江老家省亲。

周恩来是军委会政治部的副部长，部长是陈诚。刚才周恩来就把要去东南各省视察和回老家探亲的事，打电话告诉陈诚。陈诚是个聪明人，说是晚上答复。很明显，他要请示蒋介石之后，才能表态。不过，周恩来已打定主意，晚上不来电话，明早就直接打电话给蒋介石。我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

副部长(还是你委座亲自邀请、批准这职务的),有权到任何地区去进行工作;作为浙江人回乡探亲乃是人之常情。你蒋介石也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你可回浙江,我就回不得?其实他就是同意,也是不会放心的。像这曾家岩五十号,周围放了多少特务密探进行监视?通往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日日夜夜,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路放了八十多个岗哨!此去东南都是国民党的地盘,你会不进行监视?这是政治上的幕后戏,瞎子吃馄饨,各自心里有数而已。

周恩来把投在地图上的视线,由四川重庆移到桂林,又由桂林移到安徽泾县,又由安徽移到浙江的金华和绍兴。这是东南之行的路线。可是直到半夜,陈诚就是没有来电话。

三

重庆的夜晚,星光灿烂,灯火点点,只要不拉空袭警报,还以为是升平世界;警报一拉,万盏灯火,顿时熄灭,重庆就成了黑暗世界,才使人们嗅到战争的火药味。

时钟响了十一下,山城民众早已进入梦乡,上清寺蒋公馆内仍然灯火通明。蒋介石穿着长衫,光着脑袋,在宽敞的写字台前,心烦意乱地踱着步。

陈诚早已报告: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要到东南各省去视察,要回浙江绍兴去省亲。

平心而论,国父革命,历遭失败,后来听了共产党的话,到苏俄参观,和共产党合办黄埔军校,靠共产党打头阵,才取得了东征、北伐的胜利。应该说,共产党在创建中华民国的斗争

中，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勋的。可是无毒不丈夫。共产党的能干，使他蒋介石下了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决心。“四·一二”就决心杀绝共产党，消灭共产党。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竟是这样的难以杀绝！到西安事变，连老命也捏到人家手里去了，不得不以退为进，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面抗战。可怕的是，共产党在长征中，本来已被打得只剩下一、二万人；一合作，一抗战，又被他们发展到一、二十万人了，再合作，再抗战，还得了！

蒋介石骂人了：“娘希匹！你周恩来是共产党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到我的浙江去探亲？去探什么亲？你同绍兴这个老家已经隔几代了，连根都拔掉了，还有什么亲可探？”

站在旁边和颀长的蒋介石相比，显得特别矮小的陈布雷噤着说：

“委座！据说他有亲可探，……”

“什么亲？”蒋介石厉声责问。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蒋介石的许多重要演说、文章、电稿等等，大都由他捉刀。十多年来，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忠诚，早已不用言表，尽管是一主一仆，两人对问题的看法，早已相当默契，当然，有时也会有些不同见解，蒋介石也不致于拿起主人的架子。他知道蒋介石的严厉口气是由于心烦，并不是针对他的，他还是照直禀呈：

“委座！据说绍兴还有他的故居‘百岁堂’，有堂房叔伯和兄弟，还有嫡亲的姑妈和姑丈。”

“‘据说据说’，不过是‘据说’嘛！”

蒋介石轻轻地咕哝了一句。这方面的知识，自知不如文胆，他不想理论。但文胆终是文胆，只看表面，不看里层。蒋介石

反问陈布雷：

“你以为他是真的去探亲吗？浅薄！我问你，杭州已在日本人的手里，浙江已成为前哨，不是飞机，就是大炮，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探亲？”

“当然是借口。”陈布雷这个文胆，也说出政治家的语言来了。

蒋介石高兴了，瞟了他一眼，像先生考学生，问道：

“那么你说说，他的目的何在？”

陈布雷跟主子多年，也学了不少政治上的诀窍。他认为周恩来探亲是假，到皖南新四军，去解决新四军的项、叶矛盾是真。

蒋介石欣赏地点了下头。不过，他说：

“你啊，只讲对一半。”他得意地告诉陈布雷，“告诉你，是我们制订的《限止异党活动办法》，引起共产党的不安了。周恩来想以探亲为名，想到东南各省去搞统战，想趁此机会去给他们的虾兵蟹将打气鼓劲，懂吗？”

陈布雷茅塞顿开地瞪大眼睛。蒋介石终究是蒋介石，文胆不过是文胆，看问题硬是要比文胆入木三分。陈布雷不得不自愧不如了。连忙说：

“委座英明！那怎么办呢？”

“我问你呢？”

“也没有理由不让他去啊！”

“为什么？”蒋介石猛然转身，愤愤地问道。

陈布雷坦陈己见：“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头上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要到东南各省去视察，很难不予照准啊！再有呢，他是浙江绍兴人，就像委座是浙江人一样，探亲也是理所当然的；再说，委座！‘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对委座还